

责任编辑：施 希

封面设计：何燕明

插 图：倪 震

188  
世界文学丛刊第九辑

可 咒 的 农 场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9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45 定价：0.53元

---

## 前 言

莉莲·罗班 (Liliane Robin), 法国当代知名女作家, 1932年生在巴黎, 父母是瑞士人。她从小喜爱文学, 很早从事文学创作, 1959年起就获奖了。1965年, 马克斯·迪·弗齐 (Max du Veuzit) 奖颁发给她的长篇小说《仇敌姊妹》。这部作品在1961至1965年的报刊上广泛转载, 是当时法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其他小说尚有《任凯拉的囚徒》、《雾中的克里斯蒂娜》等。

《可咒的农场》(L'hacienda maudite) 1975年在法国塔朗迪埃书局作为单行本出版后, 又于1977年8月3日至9月28日在《法兰西晚报》上分四十八期连载, 由于故事曲折动人, 深受读者的欢迎。小说以哥伦比亚为背景, 描写一些农场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反抗农场主的压迫和剥削。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尚理想、见义勇为的青年战士豪尔赫·桑塔纳的动人形象, 对次要人物的描写也不落俗套, 而是从他们的身份、地位出发, 深入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小说节奏明快, 情节跌宕起伏, 富于变化。作者喜爱旅行, 南美洲瑰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与主人公的浪漫故事交织在一起, 形成她独特的创作风格。作品主张社会正义, 抨击了邪恶势力,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者二十岁时与一个法国人结婚, 目前住在巴黎郊区。除文学外, 她还酷爱绘画。

——编 者

# 1

“每周一、三、五，阿尔瓦罗家的小儿子何塞·路易斯总要到卡桑达网球俱乐部去。他的妹妹玛丽亚也偶尔同他一块去，但从来不在星期一。

“何塞·路易斯自己开着他的白色克雷斯勒牌双座小轿车，十六点四十五分出发，十八点五十分准时回来。此时，他家门前的那条林荫大道已静了下来，若不是间或有返回附近寓所的汽车，简直可以说荒凉已极。何塞·路易斯在家门口停下车，未鸣笛叫仆人开门前的瞬间，应该采取行动……”

一辆吉普车正向波哥大<sup>①</sup>方向驶去。车中坐着康多、费利佩和司机卡洛斯三人。他们抽到了值勤签，出来执行任务。临行前，康多的哥哥豪尔赫·桑塔纳曾特地给他们念了一份报告书，康多对这份报告书的最后部分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豪尔赫读完报告书，划了一根火柴。他们四人一齐眼睁睁地看着这张拟定何塞·路易斯命运的纸片化为灰烬。

为了对他们的行动最为有利，豪尔赫选择了星期一。因为经过派遣在波哥大的米格尔一连几周的仔细观察，断定何塞·路易斯这天上俱乐部总是只身独往。

---

① 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

道路坎坷不平，两旁星散着一些破旧的房屋，死气沉沉，景色灰暗。他们三人冷漠地观望着景物，谁也没吱声。天下起了雨（波哥大一带经常下雨），暮色已开始笼罩着大地。

到了市郊，康多看了看豪尔赫给他的那只表，没误时间，细心拟定好的方案应该准确无误地执行。不一会儿，在一片高地上，出现了灯火辉煌的蒙特塞拉特大教堂，这座教堂俯瞰着波哥大的各个角落。

吉普车避开通往市中心和老城区的街道，也没走人口拥挤的南城贫民区，而是取道向北城区开去。到了奇科路豪华的住宅区，卡洛斯减了车速，他们相信这附近不会有警察。

“就这样，一直向前。”费利佩说。

康多和他的两位战友，脑子里都印着米格尔画的阿尔瓦罗家所在区的略图。康多看见一片花草地间矗立着一座豪华轩昂的住宅，四周围着精致的铁栅栏，于是指着说：

“爱德华·阿尔瓦罗家的房子！”

卡洛斯把吉普车停在离住宅十来米远的街角。

此时是十八点三十五分。因为怕引起稀少的过往行人注意，他三人便在车子里静坐着，连一支提神的香烟也不敢抽。

十八点三十八分，康多说：

“米格尔马上就要来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流露出一丝害怕的样儿。他们三人中他最年轻，还不满二十二岁，皮肤褐色，身材单薄，但表情果敢，双目炯炯有神，热情洋溢，激昂而有节制，跟着哥哥豪尔赫学怎样做人，是一个可信赖的小伙子，既坚定，又

勇敢。象其他战友一样，他亲眼看到父亲积劳而死。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烙印。费利佩尝受过同样的苦难，所以一遇机会就加入了被非正义逼得铤而走险进行反抗的组织。尽管他年仅二十五岁，但却是豪尔赫眼中的一个好同志。卡洛斯的年龄很难让人确定，他高大，瘦削，沉默寡言，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皱纹。他从来不会笑，贫穷和压迫把他这样的一只绵羊变成了一只恶狼。

卡洛斯的眼睛盯着街道，忽然看见了米格尔：

“米格尔来了。”

米格尔向吉普车疾步走来，到了车边，故意丢掉手中的报纸，弯腰拾的当儿，低声说：

“一切正常，按原计划进行。何塞·路易斯大概十分钟之内就要回家吃晚饭。”

行动迫在眉睫，康多和费利佩跳下车，隐藏在暗处。康多靠在路旁的一棵树上。胡椒树碎叶的气味和附近一棵缅栀子花的香味沁人心脾，唤起他对童年的回忆。眼前浮现出父亲憔悴的面容、母亲忧郁的眼睛和哥哥豪尔赫的强颜欢笑。不知为什么，每遇到困难，他总要想到过去。为了集中精力，他硬起心肠，抛开辛酸的回忆。一辆汽车驶出了街角，他屏着气一看，不是何塞·路易斯的那辆克雷斯勒小轿车。车子飞驰而过，灯光骤然消失，夜色显得更浓了。

又过了几分钟。在这段令人难熬的时间内，康多在想，离阿尔瓦罗家较远一些的地方动手是不是会更好些。他知道，再过片刻，他和费利佩就要动手了。

突然，克雷斯勒小轿车果真来了，离他们仅有几米远了。霎时，他什么也不想了。何塞·路易斯减了车速，掉转

车头，准备把车顺在家门口的当儿，康多跳了上去。何塞·路易斯慌忙刹了车，费利佩蹿上去，枪口对着他，低声威胁道：

“下来，不许叫，不许吱声，不听就打死你！”

何塞·路易斯那双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从方向盘上滑下来。

他没有一点要反抗的样子。奇袭非常成功。康多不用看就知道他的脸已吓得不成样子了。

费利佩打开车门，让俘虏出来。他戴着一顶鸭舌运动帽，上身穿麂皮茄克，下面着白法兰绒长裤，显得很文弱，在两个劫持者的拖拽下，毫无反抗，只是在把他推上袭击者的吉普车的时候，他才挣扎了起来。费利佩端起枪托，照他的颈窝上捣了一下，然后把他轻轻地扔进车内。卡洛斯立即起动，将车飞快地开跑了。

吉普车沿着大道向伊巴格的方向开去。坐在司机旁边的费利佩站起来，帮助康多把俘虏抬到后排的座位上。康多坐在俘虏旁边扶持着，费利佩又回到司机身边的座上。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趁绑架活动未被发觉和未拉警报之时，应尽快离开波哥大。熟记着路线的卡洛斯，专心致志地开着车，又快又稳，很少颠簸。

何塞·路易斯一直昏迷不醒，这正好，他要是过早醒来，乱叫乱动，那就会坏事。眼下，他头贴着肩，象是睡着了。监视他的康多，对他既不憎恨，也不怜悯。没开车灯，康多借着暗淡的光线，漠然地看着俘虏瘫软的身子。街上的路灯不时地照着俘虏的下半截脸，上部被帽舌遮着。

不一会儿，吉普车到了波哥大的郊区，他们三人心中顿觉轻松。卡洛斯仍飞快地驱车向前。车急转弯时，何塞·路易斯倒在了康多的身上，康多费好大劲才把他的身子扶起。

“他没一点反应，象是死人。”康多高声说。

卡洛斯飞眼瞅了一下费利佩：

“你把他揍得不很重吧？”

费利佩慌忙转脸问康多：

“他的心跳得正常吗？”

康多把手伸进俘虏的茄克里，又立即抽了出来，好象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低沉地惊叫了一声。

费利佩感到血液快凝结了，结结巴巴地说：

“他，他死了……”

“不。”康多干嗓子咯出一个字来。

康多被这个僵尸般的形体搞糊涂了，他俯下身，想透过黑暗辨出些什么。此时车子正行驶在通往伊巴格的公路上，没有路灯。路两旁的破房子越来越少，最后完全绝迹了。又下了雨，夜漆黑一团。

康多抖着手，掀掉了何塞·路易斯的鸭舌帽，长长的披发落在了他的手指上。

“女人！是个女人！”他嘶哑地说。

卡洛斯和费利佩都吃了一惊。费利佩叫道：

“你疯了！哪会有这样的事！”

卡洛斯减慢车速，小吉普在荒凉的路边停下来。费利佩向座位下摸了摸，拿出一只手电，向俘虏一照，冷酷的现实把他惊呆了。

“一个女人！”他有气无力地说。

这女人又年轻，又漂亮。长长的睫毛，颧颊略显突出，长发披肩，又黑又亮，更衬托出脸色的苍白。

“你们俩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蠢事？”卡洛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奇地问。

费利佩下意识地耸耸肩：

“米格尔有报告，再说，天又黑，她又戴着鸭舌运动帽，没露头发，我们怎么会知道她是女人呢？”

康多没吱声，从口袋里取出酒壶，扶起那女人的头，拨开她那毫无血色的嘴唇，灌了不满一杯烧酒。酒劲马上见效了。年轻女人开始挣扎，咳嗽，呼吸比刚才均匀了。费利佩深深舒了一口气，压在心上的大石这才掀掉下来。他不知道这女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晦气使她跌进了为何塞·路易斯设置的圈套里。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还活着。

“开车吧，”康多对卡洛斯说，“否则，我哥哥见咱们迟迟不归，是会担心的。费利佩，你把这条手帕湿一湿，让她更清醒些。”

卡洛斯等费利佩打开急救药水瓶，将一块方巾蘸湿，递给康多后，才又开了车。不过，速度不象刚才那样快了，因为他们已脱离了危险。即使波哥大的所有警察都接到了警报，他们谁也闹不清绑票的逃向了何方。再说，卡洛斯知道夜里是没人到不安全的路上冒险的，因为常有不法之徒出没。天一黑，士兵一回营，匪徒们就出来杀人抢劫。虽然卡洛斯不希望碰上土匪，但是，他几乎相信，如果遇上一小股，只要把情况说明，是会同他们和解的。

费利佩灭了手电，车内黑了起来。卡洛斯的眼睛对黑夜

已经习惯了，喜欢凭照明灯行车，以免引人注目，因为吉普车的前大灯在很远就能看得见。

康多用湿手帕擦了擦那女人的鬓角。暗想，当哥哥知道他们抓错人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依我看，这姑娘就是米格尔报告中提到的何塞·路易斯的妹妹。真是这样，也许还算好，”康多高声说，“不管怎样，反正是阿尔瓦罗家的人，不是吗？”

卡洛斯和费利佩心中惶惑不安，谁也没搭腔儿。

虽然康多看不见女俘面部的表情，但他突然感到她已恢复了知觉。过了片刻，她试图直起身，并抬手摸了摸被打痛的颈窝，呻吟了一声，随即猛一动，推开康多的胳膊，问道：

“你们是些什么人？要把我绑到哪儿去？”

“别激动，你不捣乱，就不会吃苦头。”康多说。

“我想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为什么抢人？”她叫道。

费利佩转过脸威胁道：

“康多，让她闭嘴。再嚷，我就再给她点硬家伙尝尝。”

“臭土匪，不要脸！”她扯开嗓子骂。

费利佩只是冷笑了一声，没去理她。康多却在想，这女人倒是挺有胆量的。抓她那会儿，几乎吓瘫了；现在好象什么也不怕了。

车子在前进，谁也没说话，路越来越坏。每一颠簸都使女俘的头猛一疼。她的鬓角和颈窝直跳，疼痛难忍。一会儿，雨住了，露出一块蓝天。她仔细察看着夜色，想弄清车

子走的是哪条路，但这只是徒然。她倦得要命，不再害怕了，只希望赶快到达目的地，不管抓她的人究竟要干什么。

他们三个很少说话，说时话也很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声不响地看着道路。坐在女俘身边的康多，一直在注意她的动静，她从眼缝间看出了这一点。他们是些什么人？不象一般的土匪。为何要绑架她呢？难道不是抓错了人吗？她很想再问几个问题，但知道自己一开口，他们就会粗暴地对待她，于是便违心痛苦地闭起了嘴巴。

尽管吉普车走上了高地，但仍没有逃出安第斯山黑魑魑可怕阴影的包围。车子在山边走了很长时间，好象永远到不了头似的。地势忽高忽低，路两旁很少村庄，一会儿是这类植物，一会儿是那类植物，几乎没有混杂现象。

女俘垂头丧气，闭上了眼睛，想起阿尔瓦罗公馆的宁静安谧来。他们什么时候才发现她失踪？警察是否已在寻找她的下落？是否能找到绑票人的踪迹？

她头痛欲裂，只想赶紧走下颠得要死的车子。她十分疲惫，无法梳理心中的乱麻。她不能多想什么，听凭自己进入痛苦的昏昏欲睡状态中。她脸发烧，身发冷，不停地打哆嗦。一会儿又不知不觉地昏迷了过去。

## 2

吉普车在公路上走了六小时，然后上了土路。又走了一

小时，路变得更陡更窄了。过了一会儿，路越来越窄，两旁的荆棘常挂着车身。又向前走了一阵子，路左边的荆棘丛中突然冒出了一条小路，直通到一片密林中。

卡洛斯停下了车。夜的旷野寂静无声，间或可听到几声野兽嗥叫。

卡洛斯伸了伸累得酸疼的手臂。费利佩跳下地，忧心忡忡地问：

“她怎么样？”

“大概病了，”康多说，“你去牵骡子，卡洛斯帮我把她弄下车。”

三匹骡子拴在离吉普车五十米远的地方，它们早就把食物吃完了，急得四蹄乱蹬。费利佩把牲口牵过来时，卡洛斯刚用树枝把吉普车遮盖好。康多跳上最壮的那匹骡子，卡洛斯和费利佩把昏迷不醒的女俘用被子裹住，放在康多的前面。

“你们这三个笨蛋，十足的笨蛋！至于米格尔，他任务一完，就把他撤回来，他欠下的帐也得还……”

这个厉声训话的人在帐篷里走来走去。卡洛斯、康多和费利佩并排立在那里。摇曳的灯光把训话人的高大身影投射在地上，有一部分延伸在帆布墙上。他穿着深褐色的裤子和同样颜色的衬衫，裸露着黝黑的胸膛。他用严厉的目光又盯了盯那三个立着的人。难道他没看到他们经过数小时紧张的长途跋涉而熬黑了的眼圈和疲惫的表情？

“竟会这样马虎！”他气冲冲地训斥着，好象还不想承认现实似的。

刚才豪尔赫·桑塔纳在帐篷里想休息一下，同时等着康多他们归来。一听见弟弟与哨兵的答话声，他就连忙走出了门，看见康多怀中抱着的人，从棕色被子上露出了女人的长发，他一下子惊呆了，钉子似的钉在门口不动了。

康多对哥哥和闻讯赶来的人简单地说了说事情的真相。

豪尔赫没有犹豫多久，压着怒火，让站在身边的十一二个人走开，命令将女俘关在给何塞·路易斯准备的囚房里，然后让康多和他的两个战友到他的帐篷里去。

康多大着胆子说：

“她有病，需要护理；发烧，疲劳。”

“叫醒罗哈娜，让她和俘虏住在一起，照看她。”

他们三人分头去执行命令，然后又回到豪尔赫的帐篷中来。豪尔赫让他们将事情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帐篷里有一张床，一个粗糙的桌子。他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听毕，忽然站起来，大声说：

“知道不知道，由于你们的错误行动，公众会起来反对我们？直到今天，还没人绑架过女人，就连游击队也没有这样做过。更何况我们不是游击队，我们只是为了争取正义，并不涉及政治。你们的行动恰好对爱德华·阿尔瓦罗有利，他会借此煽起成千上万的人来反对我们。我现在正考虑如何摆脱公众舆论的谴责，还想进一步得到他们的支持。”

他激动地在室内来回走，将刚才坐的椅子一脚踢到屋角，免得挡路，然后突然停在三个静等着挨训的人面前，问道：

“这女人是谁，知道吗？”

这次，仍是康多先开口：

“我们猜想她可能就是何塞·路易斯的妹妹，米格尔在报告中提到过她。”

“玛丽亚·阿尔瓦罗？”

卡洛斯点着头说：

“爱德华·阿尔瓦罗的独生女。”

这种明确的说法并没有使豪尔赫面部开朗。卡洛斯壮了壮胆，补充说：

“说到底，儿子也罢，姑娘也罢，只要不损害我们的计划就行，这是主要的，不是吗？”

豪尔赫瞪了他一眼：

“你只不过是傻瓜，卡洛斯。你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从伦理道德上讲，谁也不会原谅我们绑架女人的行为，这才是重要的一点。你们的错误对我们今后的一切行动都极为不利。你们三个有责任，米格尔也有责任。他没有弄清车中的人并不是何塞·路易斯。”

卡洛斯低下了头。豪尔赫问弟弟道：

“你们问过她什么没有？”

康多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没问过。”

“老实讲，她也不能回答。抓她时，我猛揍了她一下。”费利佩突然供认道。

豪尔赫转过脸挖苦道：

“你干得真漂亮，还引以为荣呢！不打不成吗？”

卡洛斯替费利佩辩白道：

“是这样，她挣扎反抗，不狠揍一下，她会叫嚷，会惊

动住宅里的人。”

“她路上说话没有？”

“她清醒了一会儿，说了几句，随后又昏迷过去了……不应该埋怨我们，谁能知道这女人坐在何塞·路易斯的车里？谁能知道她凑巧又在我们计划采取行动的时候回家呢？这是天意。”康多解释道。

“没有什么天意，康多。有的只是几个不会很好执行任务的笨蛋！”

康多反驳道：

“你自己在黑暗中遇到同样情况，再加上她那副打扮，也不会产生怀疑的。”

豪尔赫气呼呼地瞪了康多一眼：

“别找辩解的理由了，你们是找不到的。现在都回去休息，天一亮再一块来见我。”

三个人走后，豪尔赫从口袋里搜出半截香烟来抽，但抽烟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轻松之感，忧虑和厌倦情绪一点也没有好转。突如其来的事变使他感到失望和烦乱。一粒沙子足以使他装备了多日、正要起动的复杂机器停转。他没好气地将烟头扔在地下，用脚一踩，离开了帐篷。

营房边，一个穿便衣的人在扛着枪放哨，回头见豪尔赫走了过来。

“没有情况吧，里科？”豪尔赫问。

“没有，一点也没有。”

豪尔赫走了过去。哨兵一边注意着动静，一边伸出冻僵的手，在两块石头间生起的小火头上烤着。

豪尔赫绕着营房转了转，来到最里边的一间小屋前，推

开一扇发出刺耳响声的门，走了进去，里面弥漫着暗弱的烛光。女俘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床头坐着一位姑娘，就是豪尔赫让康多叫来看守病人的罗哈娜，她穿着紧身上衣，胸部显得很丰满。一条暗色裙裹着苗条的腰肢，一双小巧玲珑的脚袒露在外面。她一边拧着刚洗过的衣服，一边抬起暗灰色天鹅绒似的柔和目光看着来人，抿起嘴笑。

女俘在床上乱动起来，罗哈娜将一块湿布敷在她的前额上，同豪尔赫说：

“她发烧，昏迷不醒，费利佩大概把她打得不轻。”

豪尔赫来到床边，看看这个陌生女人：瓜子脸，长长的黑发，面色显得十分苍白，颧颊发赤，嘴唇干燥，没有血色。

“我希望她能逐渐好起来。”豪尔赫忧虑地说。

“我让罗萨莉亚给她煎了一剂草药。”罗哈娜说。

女俘一双白嫩的小手伸在被子外面，不停地抽搐，好象忍受不住什么绝大痛苦似的。豪尔赫带着这种强烈的印象，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这一夜，豪尔赫比平时更加不安。自从他领着这一伙受迫害的人转入地下后，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从未睡过安稳觉。尽管营房四周设有岗哨，尽管自己也想不那么紧张，可总是不由自主地保持警惕。

夜里，豪尔赫愁苦不堪，扰乱了他本来就很少的休息。玛丽亚·阿尔瓦罗的病情有什么变化？他几次都想去问问，但终究没去。因为他想，如果病情恶化，守护病人的罗哈娜肯定会来报告。他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焦灼不安。想到女俘的生命处于死亡的边缘，他出了一身冷汗。

要是这女人不幸死去，那么，一切都完了。事情的面貌不能乐观，几千受压榨的人也别指望改变境遇了。

次日，天刚蒙蒙亮，豪尔赫就起了床，派人把康多、费利佩和卡洛斯找了来，又把事情的经过问了一遍，然后让卡洛斯走了，留下他弟弟康多和费利佩。

“你们也承认这事应由你俩负责。卡洛斯在驾驶室里坐着，我也认为错误和他无关。今天上午，我要派个人到波哥大和米格尔联系，也就是说去做联络员。然后把局势的变化告诉我，再去传达我的命令。我每天在伊巴格与新派去的联络员碰头。这是个既艰巨又危险的工作，因此应该让抽到值勤签的人去，又因为你们昨天没把事情办好，所以我认为这差事应在你二人中抽一个去。”

费利佩不知所措，看着脚尖。康多见哥哥没把自己排除在外，感到很满意。要是不把他计算在内，那将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我到波哥大去。”他坚定地说。

费利佩慢慢抬起头，对豪尔赫说：

“不，应该让我去。是我打了玛丽亚，我应该去。”

“别听他的，豪尔赫，让我去和米格尔联络。费利佩在这里对你更有用。”

豪尔赫严肃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蓦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

“要正面还是反面，费利佩？”

“让康多先挑。”

“正面。”

豪尔赫将一枚面值五十分的硬币掷出去，然后又抓在手

心中：

“反面。”

费利佩点点头，镇静地说：

“豪尔赫，下命令吧。你让我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康多失望地离开了帐篷。

豪尔赫向费利佩解释道：

“米格尔住在格萨达旅店十二号房间，你记住了吧？好。你每天天黑后去找他一次，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你。我相信爱德华·阿尔瓦罗对我们的要求不会拖延很久，但是，他还是需要有周转时间的，和当局联系呀，收集赎金呀，而且银行又偏偏关了两天门。如有紧急情况，米格尔会马上来找你，即使是大白天，他也要很谨慎地来找你。我建议在城南找个隐蔽的地方住下。”

“好吧。”

豪尔赫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好象抓到的人仍是何塞·路易斯，而不是他的妹妹玛丽亚似的。不这样办，又能有什么法子呢？总不能把玛丽亚·阿尔瓦罗还给他的父亲，并请求他原谅吧。既然碰上了倒霉事，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了。豪尔赫很想亲自到波哥大去，但是大本营离不开他，至少眼前是这样。

“你一得到重要消息要传递给我，就乘波哥大七点发往伊巴格的早班车，下车后来到奥尔兰多开的小酒馆里。”

奥尔兰多是他们的好朋友，不会出卖他们。

“我每天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在那里等你。”

“每天？路上的情况并不妙啊。”费利佩吃惊地问。